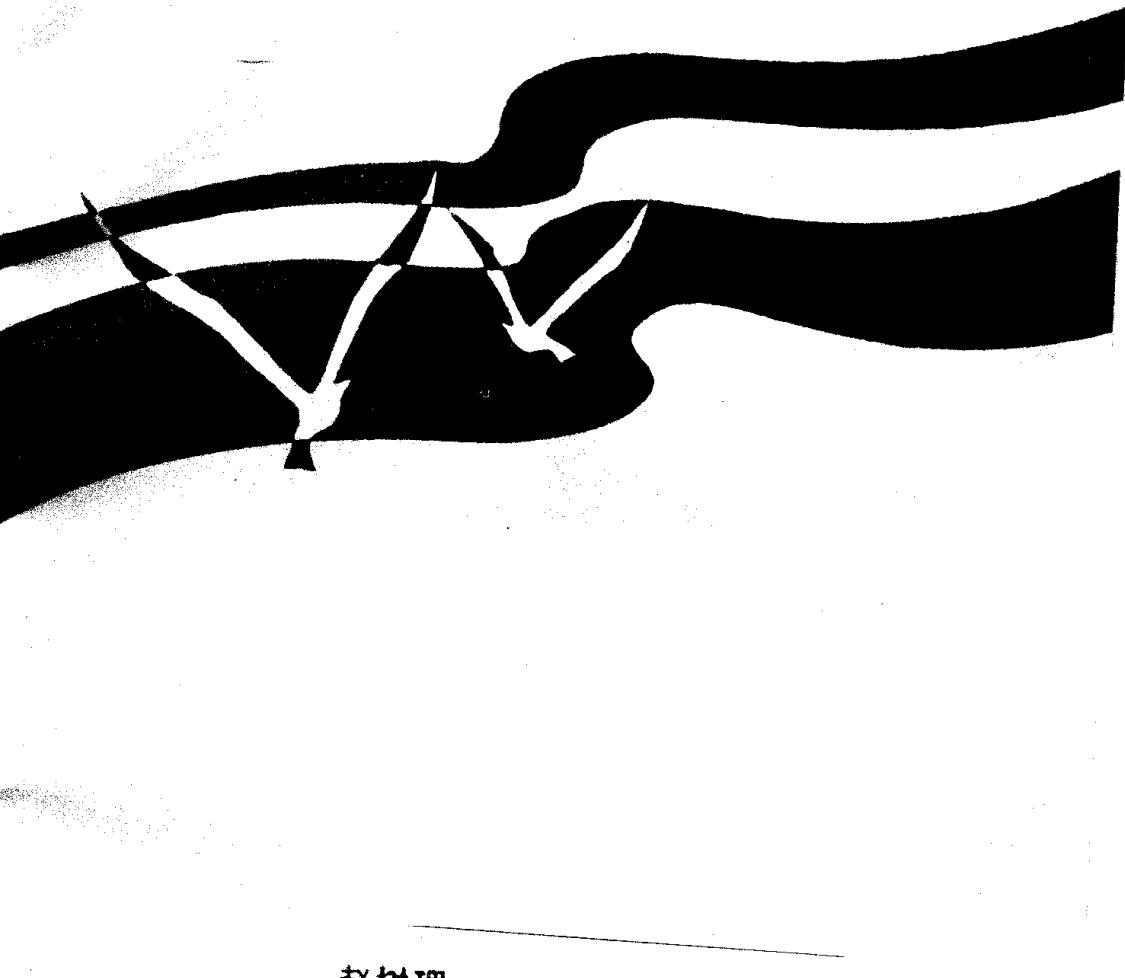




趙樹理

和青年作者谈创作

湖南人民出版社



赵树理

和青年作者谈创作

舒其惠 选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和青年作者谈创作

赵树理

责任编辑：肖汉初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作家协会发行 湖南省衡阳日报印刷厂印刷

198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79,000 印张：4,875 印数：1—24,200

统一书号：10109·1629 定价：0.44元

出版说明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创作队伍。当前，很多青年文艺爱好者，热切地希望学习文艺创作。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需要有人给以帮助和指点。为了满足青年们的学习要求，帮助他们提高写作水平，我们特编辑出版一套《作家谈创作》小丛书。

这套丛书主要选编我国著名作家谈创作的文章。每位作家编选一册。内容着重介绍文艺创作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创作中的经验体会。文章形式不拘，有漫谈、随笔、书信等，适合青年文艺爱好者和初学写作者学习参考。

为了出版好这套丛书，我们期待着作家们的大力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热情帮助。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七月

目 录

我在创作中的一点体会.....	1
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5
也算经验.....	21
做生活的主人.....	25
作家要在生活中作主人.....	33
决心到群众中去.....	39
谈“久”	45
和青年作者谈创作.....	51
与青年谈文学.....	61
和工人习作者谈写作.....	69
谈课余和业余的文艺创作问题.....	84
答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来信	
不要急于写，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	100
北京人写什么	106

《三里湾》写作前后	112
与读者谈《三里湾》	128
欧化与大众语	134
反对八股腔，文风要解放	143
语言小谈	146

我在创作中的一点体会*

国外的读者朋友们中间，常有人来信要我谈谈我个人的生活，可是我总觉得一个作家来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生活，还不如用这个时间多写一点作品来回答读者朋友们的关心更为实际一点，所以对自己的生活一次也没有写过。现在想来，以前的看法也不太对——不正面回答朋友们的关心，在礼貌上也说不下去——所以才又来写这篇短文。

亲爱的朋友们，我的生活，在中国的作家们中间，是比较更幸福的。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这就是使我

* 这篇文章，是《人民中国》编辑部为了向国外读者介绍，约请赵树理写的，分别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七、八月份中、英、日文版的《人民中国》上。

的生活较为幸福的原因。我说得这样简单，你们一定不会懂，让我来作一番解释——我这篇短文，只是为了解释这一点。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就得多方面和人民接触，不然便很难塑造人类的灵魂。中国古代有一句对诗人的评论是“诗穷（做不到官的意思）而后工”，就足以说明这个道理。在阶级社会里的知识分子，越是政治地位低，就越容易和劳动人民接触，恰好只有劳动人民才是人类的绝大多数，所以越是没有得到特权的人，对人类的接触面、了解面就越广，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之处就越多，吸收的由劳动人民创造的艺术成品及半制品也越多，因而其作品也就为多数人所喜爱。和这相反的一面：和劳动人民接触越少的作者，好象缸子里养的金鱼，不论鱼缸如何美丽，和劳动人民之海比起来是比不得的，所以表现在作品中的，没有鱼缸以外的天地。

在古代的作家，常以自己的自然遭遇为转移——虽然从历史上总结出“穷而后工”的规律，但在事实上只要能得到官做，便不愿意放弃了做官而去当作家。现代的进步作家有了自觉性，知道自动地去到劳动人民的大海中丰富自己的灵魂了，可惜中国在解放之前遇到了蒋介石这个专制魔王，竟专制到不许知识分子随便和广大的劳动人民接近。假如有比较天真的人，要在过路的旅

馆里的登记簿上填明自己的职业是作家，要在某工厂或某农村去体验生活，管保会被警察叫到特务机关问话，或者被特务们暗地监视起来，不过作家们谁也知道统治者那一套，从来也不会在未被统治者侦察清楚之前而自己先作一番暴露。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敌后方有了革命政权，为作家们开辟了深入劳动人民之海的自由天地，不论是我们老前辈还是初学写作的青年，都爱向我们的革命圣地延安去。这时候的反动统治者，在延安的南边西安，专为往延安去的人设立下许多关卡，把大批的人们堵截回去。不过中国是个大面积的国家，决心找自由天地的人们，绕过了好多路程，终于还是回到了目的地。

至于我自己，在抗日战争以前，家乡就在农村，不用找任何理由就可以常年和农民在一起；抗日战争以后，我的家乡又恰好在革命势力可以到达的敌后，虽然也常有和反动势力斗争的时候（如我在《李家庄的变迁》中所写的情况），可是总比完全在反动势力统治之下的地区去接近劳动人民有保障得多。这就是我所谓我比别的作家幸福的地方。

一向被封锁在一定范围里的人们，初到了劳动人民的大海中，其思想、感情、生活风度等等，开始总有点不适宜，所以我们的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的文艺座

谈会讲话中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在这大海中锻炼自己。从我的出身看来，我似乎又该是比大家幸福的了，不过在这时候，事实却不仅如此：我所生活过来的劳动人民大海，到了革命政权之下，时时刻刻起着变化，变化得使我的生活本领不适用起来。我所熟悉的海，是痛苦不堪的海，而后来海渐渐甜起来。吃惯了苦的人会说苦，至于才尝到的甜味，领略得还不深，而且这种甜味时刻不停地在增加着，才要说它如何甜的时候，它就比自己说的更甜了——用作家们常用的语言来说，就是时时觉着自己的作品落在现实之后。在这方面，我除了开始在生活风度上比较容易接近劳动人民之外，别的都和其他作家们一样要从头来锻炼自己，使之适合于在这甜海中生活。

我这样说，一点也不客客气，完全说的是老实话。凡是读过我的作品的朋友们，是会感觉到我所写的新新人物没有我所写的旧人物生动、具体，其原因就在于对原来的苦海熟悉而对经常起着变化的甜海还没有来得及象那样熟悉，所以写起来就不能头头是道，还有待于自己的努力，这种努力也包括政治修养和艺术修养，不过长期深入劳动人民之海是其中一个有决定性的项目。

亲爱的朋友们：愿你们对我的努力加以监督。什么时候看到我的新作品中的新新人物比旧人物更生动、具体了，那就是我有了新的进步了。

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表现新英雄人物问题

要表现新英雄人物，先要认得新英雄人物。识别的界限是，要看他是否真正在那里忘我地建设社会主义，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目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碰到许许多多这样的英雄人物。他们有远大的理想，一声不响，勤勤恳恳地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别人知道他，也是这样干，别人不知道他，也是这样干。

我是喜欢这样的英雄。例如平顺县的武侯梨，他在

* 本篇是赵树理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三日在山西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曾在《火花》杂志一九五九年六月号发表，后收入《三复集》，个别地方作了修改。

一九四四年就当了劳动模范。十四年以来，他一直在他的家乡领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不管别人知不知道，不管别人参观不参观，都是一样干。他的家乡，原先是荒山秃岭，山上有几条条梯田，平时风很大，一下雨又是山洪暴发。他看这种现状不改变不象话，就一心一意领导群众改造山区，要把它园林化。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现在这里满山沟都是密密麻麻的果木树、松柏树，山洪也被控制住了。群众的收入，大大增加，平均每年每口人可以得到一百五十块钱。这样的人，我觉得应该好好表扬。现在我国在农业上还不能一下子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他们只凭着两只手，十多年来竟能把山区园林化，改变了山区的旧面貌，若说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认为写这样的人最有力量。

表现英雄人物，我觉得要着重写他们的英雄品质。而要想把他们的英雄品质写得象、写得好，就先要了解他们，就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英雄的品质，存在于每个具体的人身上有多有少，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就要选择典型的。这就是说，他们既要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风格，又要具有充足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要事事站在群众前头，又要时时刻刻站在群众当中。他们是群众的表率，又是群众的一员。这样才是新英雄人物的特色。而认识新英雄人物的这些特

色，就得跟群众经常生活在一起。平常咱们写的英雄人物，有些免不了概念化、公式化，就是因为没有跟群众生活在一起，对英雄人物的品质、生活、形象，不熟不懂，上级有什么号召，就去找什么材料。这种赶任务的办法，往往是写不出好的作品的。有一位领导同志谈“赶任务”问题时候说：人离开了群众，才有赶任务的问题，不离开群众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上级作为任务而提出来的号召，都是在群众中早已存在的问题，不过这时只是由领导把它总结出来，再普遍号召下去。如果自己生活在群众中间，自己也出过一份力量，那你只要把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新鲜事物写出来，就会和上级的号召相吻合，不致感到突然，也不致感到在赶任务。因此，我觉得在工作中去认识、熟悉英雄人物的办法是最好的。我下乡以后就把写作暂且搁过，一心参加工作。我这样想：虽然暂时不能写出东西来，但在另一方面还是做了些工作，这对建设社会主义也有帮助。假如我们下到那个公社，因为我们和群众一道做了工作，找着了增产关键，粮食多打了几万斤，我觉得这不是件小事；虽然这时没有写出精神食粮，生产出来物质食粮也不错。

我们一深入了工作，跟群众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就认识了许多人，熟悉了许多人。在这些人当中，

有的很好，帮助过你，你就自然对他们发生热爱，有的不好，甚至你碰过他的钉子，你就自然对他们发生厌恶，这样在思想感情上就会爱憎分明。一九四九年，我在我的《也算经验》一文中说过：在工作中打过交道的人物，常常在脑子里闪现，想躲开也不行。写跟自己打过交道、认识深刻的人物，就会比较生动。我还说过：自己最受感动的、最拥护的人，逢人就想称道他一番。虽然说话也有技巧问题，但是他真正受了感动的事情，还是会说得很动人。每个人都听过朋友、家属和自己谈心，在谈话中也有他捧的人，也有他骂的人，因为这些人和他打过交道，说得都很生动。如果把他们的谈话用文字写出来，就是作品。因此我说，写英雄人物不只是个写法的问题，主要是自己同英雄结合和热爱的程度如何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只在写作方法上打圈子，就不好办了。

二、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任何事情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希望一个地方没有矛盾，那是不可能的。既然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我认为什么矛盾都可以写，但不一定要把任何矛盾都写进去，只要把每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写出就好。到

底写人民内部矛盾呢，还是写敌我矛盾呢？我觉得写作的题材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就写什么矛盾，不必机械地划一条界限。因为在一个写作的题材中要涉及的矛盾有的是敌我矛盾，有的纯系人民内部矛盾，有时两种矛盾搅在一起，如果在确定题材之前首先划个界限，只写哪一类矛盾，有时候也不符合实际社会情况。

一部作品或一篇作品，只能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不可能把社会问题都反映出来。过去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讨论电影剧本时，往往一讨论，不是没有这个矛盾，就是没有那个矛盾，结果都加上了，什么矛盾也不突出了。文艺作品不是百科全书，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包括进去。要分清主次，抓主要的东西，省略次要的东西。写人民内部矛盾，也得去抓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看准了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动力，怎么写都可以，不必篇篇都要写上个支部书记。运动中出现了问题，是谁来解决的呢？一定是党来解决。干部根据党的政策办事，有了问题，又根据党的原则解决，写上这些，不是也就写了党的领导吗？

写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我觉得不在于规定哪一种矛盾一定要占多大比例、要有多大幅度，主要是个立场观点问题。立场观点对头了，在处理题材时哪些事情可提，哪些事情不可提，哪些事情该怎样提，哪些事

情不该怎样提，这样写对人民有好处，那样写对人民有坏处，自然就有个分寸。譬如同写一个题材，立场对头不对头，结果会有两个样子。我们工作中有成绩有缺点，立场观点正确的，就会热情地肯定成绩，恰当地指出缺点，鼓励人民克服缺点继续前进。反之，就会看不见成绩，专门挑剔缺点，给人民的革命热情泼冷水。现在，在我们同志中间，一般说来，立场观点问题是解决了。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在感情上，有时候还解决得不好。例如，有些人，在理论上承认劳动人民是伟大的，也表示愿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但一和劳动人民接触，又嫌他们这长那短，思想感情与他们格格不入。有了这股情绪，自然就无法把作品写好，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也就掌握不住分寸，笔锋常常下偏，伤害自己。

现在就以我写的几篇小说为例来谈谈我的体会。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例如我写《李有才板话》时，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这篇

小说里有敌我矛盾，也有人民内部矛盾。又如写《三里湾》时，我是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社还是应该扩大，于是又写了这篇小说。这篇小说里对资本主义思想和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写的。有人说其中没有敌我矛盾是漏洞，我不同意。再如《锻炼锻炼》这篇小说，也是因为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中农当了领导干部，不解决他们这种是非不明的思想问题，就会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这种现象虽然不是太普遍的，但在过去游击区和后解放的地区却还不太少。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狠狠整他们一顿，犯不着，他们没有犯了什么法。可是他们思想、观点不明确，又无是无非，确实影响了工作进展。对于他们这一类型的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事实摆出来，让他们看看，使他们的思想提高一步。

三、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我认为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思